



六藝之一錄

法帖論述彙編

〔清〕倪濤

二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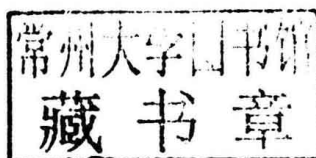


六藝之一錄

法帖論述彙編

〔清〕倪濤編 錢偉強等點校

二

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法帖論述彙編. 二 / (清)倪濤編; 錢偉強等點校.
—杭州: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, 2017. 10
(六藝之一錄)
ISBN 978-7-5340-5882-0

I. ①法… II. ①倪… ②錢… III. ①書法學—古籍
—中國—清代 IV. ①J29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7)第 133286 號

法帖論述彙編(二)

(清)倪 濤 編 錢偉強 等 點校

出版發行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
(杭州市體育場路 347 號 郵編: 310006)
責任編輯 霍西勝 屈篤仕 雷 芳 張金輝 余雅汝
封面設計 時代藝術
責任印製 陳柏榮
照 排 浙江時代出版服務有限公司
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務有限公司
開 本 787mm×1092mm 1/16
印 張 26.75
字 數 385 千字
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書 號 ISBN 978-7-5340-5882-0
定 價 260.00 圓(精裝)

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, 影響閱讀, 請與市場營銷部聯繫調換。

六藝之一錄卷一百四十五

法帖論述十五

汪珂玉珊瑚網 已見者不錄。

淳化閣帖 祖本松雪翁家藏。

書契以來遠矣，中古以六藝爲教，次五曰書。書有六義：象形、指事、諧聲、會意、轉注、假借。書由文興，文以義起，學者世習之，四海之內罔不同也。秦滅典籍，廢先王之教，李斯變古篆，程邈創隸書。隸之爲言徒隸之謂也，言賤者所用也。漢承秦之弊，舍繁趣簡，四百年間，六藝存者無幾。漢末年，蔡邕以隸古定《五經》，洛陽辟雍以爲復古，觀者車日數十百兩。其後隸法又變，真行章草之說興，言楷法則王次仲、師宜官、梁鵠、邯鄲淳、毛弘，行書則劉德升、鍾氏、胡氏，崔瑗、崔寔、張芝、芝弟文舒、姜孟穎、梁孔達、田彥和、韋仲將、張超之徒，咸精其能。至晉而大盛，渡江後右將軍王羲之之徒，總百家之功，極衆體之妙，傳子獻之，超軼特甚，故歷代稱善書者，必以王氏父子爲舉首，雖有善者，蔑以加矣。當是時，江左號禮樂衣冠之國，而北朝尚用武，其遺風流俗接於耳目。故江左人士以書名者，傳記相望，歷隋而唐文皇尚之。終唐之世，善書者輩出，其大者各自名家，逸其名者不可勝數，亦可謂盛矣。宋興，太宗皇帝以文治，制詔有司捐善賈購法書，聚之御府，甚者或賞以官。時五代衰亂之餘，視唐所藏存者百一，古跡散落，帝甚憫焉。淳化中，詔翰林侍書

王著，以所購書，繇三代至唐釐爲十卷，摹刻秘閣。題曰上石，其實木也。既成，賜宗室大臣每人一本。自此遇大臣進二府，輒墨本賜焉，後乃止，不賜，故世尤貴之。黃太史曰：禁中板刻古帖，皆用歙州貢墨，墨本賜群臣，今都下用錢萬二千便可購得。元祐中，親賢宅借板墨，拓百本分遺官僚，用潘谷墨，光輝有餘而不甚黦黑。又多木橫裂紋，士大夫或不能盡別。由此觀之，刻同而墨殊，亦有以也。甲申歲五月，余於書舖中得古帖三卷第二、第五、第八，明年又得七卷，多第八，缺第九，六月以其多者加柳公權帖一卷，於錢塘康自臨許易得第九卷，始爲全書。雖墨有燥濕輕重，造有工拙，而皆爲淳化舊刻無疑，是可寶也。自太宗刻此帖，後轉相傳刻，遂遍天下，有《二王府帖》、《大觀太清樓帖》、《紹興監帖》、《淳熙修內司帖》、《臨江戲魚堂帖》、《黔江帖》卷帙悉同，又有《慶曆長沙帖》、《劉丞相私第帖》、《碑工帖》、《尚書郎潘師旦絳州帖》、《絳州公庫帖》稍加損益，卷帙亦異，其他瑣瑣者又數十家，不可悉記。而《長沙》、《絳帖》最知名者，要皆本此書之帖，不喪此帖之澤也。余因記得帖之由，遂摭其本末著於篇。是年八月，大梁趙孟頫書。

文衡山跋華氏《淳化祖石刻法帖》六卷

世傳《淳化帖》爲法帖之祖，然傳刻蔓衍，在宋已有三十二本。其間刻搨工拙，楮墨精粗，雖互有得失，而失真多矣。然《淳化祖刻》在當時已不易得，劉潛夫嘗得李瑋家賜本，謂直數百千，其重如此，況後世乎？前輩辨此帖凡數條，皆有証據，今非但不可見，雖見亦無據以爲辨矣。無錫華中甫偶得舊刻六卷，相傳爲《閣本》，而銀錠環痕隱然可驗，楮墨既異，字復豐腴，至於行數多寡，與今世傳本皆不同。第六卷內，宋人朱字辨証五條，筆蹟精妙，類蘓書，但其間有黃辨等字，疑爲黃長睿。長睿，宣政間人，出坡公之後，不宜引以爲據也。然予考長睿所著法帖，辨與此又似不同，豈別一人也？寡淺無識，不敢自信，謾記如此，然此帖要非尋常傳刻本也。第七卷，朱書辨證十一條。第八卷，無朱書。第九卷，無朱書。

文衡山跋華氏續收《淳化祖石刻法帖》三卷

余生六十年，閱《淳化帖》不知其幾，然莫有過華君中甫所藏六卷者，嘗爲考訂定爲古本無疑，而中甫顧以不全爲恨。余謂淳化抵今五百餘年，屢更兵燹，一行數字，皆足藏玩，況六卷乎？嘉靖庚辰，兒子嘉偶於鬻書人處，獲見三卷，亟報中甫，以厚直購得之。非獨卷數適合，而紙墨刻搨與行間朱書辨證亦無不同，蓋原是一帖。不知何緣分，析相幾時，卒復合而爲一，豈有神物周旋於其間哉？昔趙文敏公求古《閣帖》凡三易而後完，自跋其後，謂「雖墨有燥濕輕重，造有工拙，皆爲淳化舊刻」，然則公所得固非一類也。豈若此本散而復合，殆猶豐城之劍，有不偶然者，誠希世之珍也。嘉靖九年秋七月既望，文徵明識。

華氏《閣帖》合璧諸跋

予與華中甫平生有書畫之癖，而古帖尤所酷嗜。每從中甫求閱，所藏必首及此。蓋刻搨之妙，固不待言，而其聚散之跡，又復奇異，當爲華氏世寶也。庚子中秋，道復書於東沙草堂。

又

《淳化祖刻》世絕其傳久矣，惟有銀錠痕者爲真世之所傳。若譜系所載，不可盡見。其所見者，皆尋常不足道。淳熙之際，復摹入石，謂之《修內司帖》，蓋以《閣本》不可復得也，況今世哉？中甫先得六卷，刻搨之工世所罕見。其六、七卷中，朱書評皆蘇長公筆，且有銀錠痕可據，每嘆其奇妙，謂他帖終不可續。二十年後，復得三卷，朱書印章悉出原本，莫不驚異神物終合。中甫寶愛不在子固《蘭亭》之下，中甫視天下之物，舉不足以移其所好。其所藏法書真蹟，若

《通天進帖》、顏書《朱巨川誥》、《劉中使帖》，皆世之奇寶。余每造其真賞齋，必焚香盥手，盡出以閱，終日忘倦。蓋余與中甫忝爲書畫友，每一見必各出所得所見，輒相與較量。自謂不在海嶽、仲永、巨濟之下，所謂功名皆一戲，未覺負生平者也。今年癸卯秋九月，因閱此帖，見癸未歲所題，匆匆二十餘年，字弱語稚，因拆去，而重題之。後學文彭敬書。

茂苑文嘉鑒定爲《淳化閣帖祖刻》真本後三卷，予得之，驗其紙墨、刻搨、收藏印記、行間朱書評語，與中甫前六卷原是一帙。因以歸中甫，如珠還合浦，劍入延平也。歸後十五年爲嘉靖乙巳四月，再閱於真賞齋，敬題其後。

卷首有子昂趙氏印及雲房清玩印，尾有巨鹿郡圖書印，尚是宋氏裝裱，背紙內每有宋人手簡，真蹟尤可寶也。華夏，字中甫，號東沙，無錫世家。

右《閣帖》九卷，隆慶末年歸於吾鄉項少溪公，後於燕京復得第十卷，湊完全帙，人因競稱「千金帖」云。

考《淳化》以祖名者，緣南唐李主重光所爲《建業帖》，經韓宋二徐鑒定。至宋淳化間，以此帖爲祖，而損益之。一云後主命徐鉉以所藏法帖勒石，名《昇元帖》，在淳化前，故名祖刻。嗣後，大觀、元祐、淳熙俱有摹勒，諸州鎮潭、絳、汝、黔、戲魚、閔古、群玉、悅生等堂。至溫陵一搨，有四十二家。非不人人靈蛇荆璧，而以視《閣本》瞠若也。今《閣帖》有錠紋者，世只三本，一藏禹州馬氏；一藏雲間顧氏，有釋文考異，審波磔而知人代，尋點畫以分郡國，辨析幾微，卓有定見；一藏無錫華氏者，即項駕部所獲也。擁萬主人玉識。

米禮部跋王著定古今書 即米元章跋《秘閣法帖》，見前。

王世貞《淳化閣帖》十跋 見前。

元祐搨本《閣帖》

按《法帖譜系》及《輟耕錄》所載，《二王府帖》即淳化祖搨。元祐中，魏王從禁中借板搨百本，墨用潘谷，本多裂紋。夫淳化太宗，元祐哲宗帝凡五世，年已百餘。且慶曆中，詔僧希白模於秘閣，去太宗未遠，尚翻石以冀遐傳，寧有百餘年而木板尚完好者？此帙墨雖淡，而橫文甚夥，牟學士蠹遽定爲元祐中，豈有據而然乎？抑失去篆尾之謂耶？前有西野逸人、禁林近侍二印，後有李氏珍賞等印，蓋宋金陵李泰家物也，嘗侍光、寧兩朝，故有是帖。予特定爲祖本，以示世之博雅。正德二年，武功康海題。

劉次莊模《淳化秘本》

宋熙陵《淳化閣本》歷代法書，以棗木刻，置禁中，大臣執政者即搨賜之。此乃劉次莊模刻者，復以楷書釋於後，與舊刻相伯仲，又在徽廟《太清樓》之前，雖止存六卷，是猶麒麟一毛，虬龍片甲，亦不易得也。汝陽袁華題。

櫺李沈氏《淳化閣帖》

昔趙文敏於《蘭亭》，帖有日減、無日增之說，誠以其贋本之多，故也。予於《淳化閣帖》亦云，何者？《淳化帖》傳於世者，贋本既多，雖有真本，多遇搨工不知用墨之妙，而得其筆意者殊少。此本凡四冊，蓋今兵部主事櫺李沈涼公家藏之物，不惟本得其真，而且搨時用墨有法致，筆意不失，爲世不多見者，惟沈氏子孫其實之哉。資善大夫南京吏部尚書蕭山魏驥識。

御賜官本《閣帖》

此先朝官本法帖賜侍書李邵者，今歸蔡相家。宣和殿御書。此二十三字作三行，徽宗瘦金書於前。後有尤袤、沈揆跋，失錄。社友屠用明嘗謂余曰：丁卯秋在武林得此官本法帖，只第八卷，貯以古錦囊。紙墨之佳，目所僅覩，遂傾橐得之，未幾失去，深用怏怏。余因舉《泊宅篇》云：前世法書名畫，有傳之秘閣者，謂之《閣本》。流俗看書，但云《閣本》則翕然稱美。范文正公知睦州，奏以唐處土方干配嚴光位。干爲御史，方蒙遠祖下鷓鴣，原取畫象，家無以塞命，鄉人但塑一幅巾道服者，置之祠中。元祐間，有旨下諸郡，取前賢所寫真，命所在如法圖進。睦守以嚴方應詔，後人見玄英之像，豈不謂之《閣本》哉？夫當時所重如此，宜乎？今之追惜也，乃《鬱岡筆塵》云：世以《淳化帖》爲法書之祖，然皆王著臨書，非從真蹟響搨雙鉤者。何以知之？余見宋時御府所藏晉人真跡及唐模右軍帖多矣，凡《閣帖》所載，僅得其髣髴，甚則併點畫形，似盡失之。豈有摹脫真跡，而舛鑿如是，至於賞鑒不精，真贋并收，連綴蠹蝕，不成文理，又其小者也。學書者欲據之，而希蹤鍾王，不亦遠乎？知此似可解脫，若庸流徒珍贗本，又奚啻供英像耶？時用明索方干秘稿入《唐詩統識》，因話及此。玉水。

泉州帖

《淳化官帖》宋時已如星鳳，今海內止傳一本，是周草窗家物，在項庶常所，時往索觀，咨嗟歎賞，以爲神物，僅下真賞一等耳。閣之支甚多，世亦無復存。惟泉刻較祖本稍瘦，而摹鑄特爲蕭灑有生氣，「買王得羊，不失所望」謂是耶？吾聞《項本》初在華東沙、史明古家，華得其九，史得其一，文待詔爲之和食。兩家各稱好事，連城不恡，延津終年，其難致如此。第得《泉本》，日夕臨池，助以筆意，亦是快事，豈其食魚必河之魴？董其昌觀，因題。

宋搨《泉本閣帖》第六卷

《泉本》以《淳化法帖》翻刻於泉州郡庠，至洪武四年知府古任常以劉次莊釋文敘而刻之，仁宗皇帝命取入秘府，人不可得而見矣。是搨雖僅此卷，神情爛熳，真泉州善本也。聞之先子云：古帖不必全，即斷珪數行，亦是可寶。曾憶秋朗叔得《東觀古帖》一本於吳間，移歸項玄海見之，賞玩不置。及玄海檢所藏《東觀本》恰少此卷，即強售補之。即此一段奇緣可見，物之尤者，全與虧從來并行於世。樂卿藏此以待緣偶何如？戊辰臘月，社弟高孟超題。

淳化《泉本》第六是王右軍書，向爲姚禹門太史所藏。後歸先荆翁，日置案頭模玩，嘗云：搨之新舊較，然於紙墨無庸贅也。據《閣帖考異》，第六卷《差涼帖》內二行《泉》有斜裂紋，《伏想嫂帖》內「篤」字《泉》模糊其中，是本則然，他刻完好清明，足徵宋搨無疑焉。崇禎戊辰臘日，余過高公居畫禮所供，思憶觀音係邱彌陀塑撥瞿仙泥金。夔龍阮閱王蒼之韻帖及泉州殘本，乃李霞舉所遺，與古半硯結隣者，余嘖嘖嘆賞，歸而簡得此帖示公，笑曰：我爾真夜郎王矣！然片璜半璧，猶勝瓦礫如山，果筆筆爲我效用，勝人多多許也。余首肯久之，更泫然，見先人手澤隱隱古香間。珂玉記。

秘閣續帖

元祐中，御府所藏真跡，除《淳化帖》外，刻《續法帖》，不可得而見。嗣是，徽宗有《太清樓續帖》，孝宗淳熙間有《秘閣續帖》，卷尾題「修內司恭奉聖旨摹勒上石」。此帖不易得，其第三、第四卷皆右軍書，多縱筆變體，極可愛。內《四月一日帖》及後右軍諸子書稱弘白，黃長睿謂爲僞帖，欲去之，甚當。第文壽承以爲中數帖類米老所臨者，則非也。此帖刻於哲廟初，米老書學尚未著，不應其摹本已達中禁，當是唐人臨筆耳。其第九、第十所謂賀知章者，似二王雜帖語，今以歸賀，不可知。虞、柳二君蹟不類平日，而甚有好致，柳尤適逸。無名二紙，其一詩是唐語，其一札似臨晉帖，飛白五

字出古隸，若李懷琳書《絕交書》，壽承以爲至精，無以加。而山谷老人乃謂往在三館，於閣下觀懷琳臨右軍《絕交》真蹟，大有奇特處，今觀此十未得二三，乃知懷琳之妙如此。其所謂十未得二三，尚足馳驚後世也。卷尾「天監二年至臣雲小楷湘東所進」云云，行草皆懷琳臨筆，今人却作嵇康書，媒鬻而辨者以懷琳僞康書，亦謬也。唐人《十二月節帖》，詞既鄙瑣，書亦無雅致，但結法差緊健，中間尚可包王著、周越耳。

大觀帖

《大觀帖》拓於《閣本》既燬之後，重出御府，墨蹟勾填，入石較《閣帖》眉高二寸有奇，與諸行列語句亦多不同。主之者爲蔡京，前標後題皆京筆，京事業不滿人意，而書學視王著稍勝，故所拓有一種雄桀之氣，與《潭》、《絳》諸本厭厭學步者不同。婁東楊中秘叔嘗遺余此帖，云是汪象先物，未知果否。洄水王精飲人識。

太清樓帖

《淳化閣帖》化身爲《潭》、《絳》、《泉》、《汝》、《戲魚》，井闌往往不脫本來面目，獨《太清樓帖》乃遜功。帝出秘府真蹟，令劉無言輩摹勒登石。無言妙於勢，風韻尤勝，人謂太清爲淳化介弟。毋亦陳氏二方難爲伯季者耶？《大觀》凡十卷，《太清》復有後十二卷，則《秘閣續帖》僅改其標目耳，而益以人間所流傳《十七帖》及孫過庭《書譜》云。弇人。

絳帖

宋尚書郎潘師旦用《淳化閣帖》增入別帖，重摹刻二十卷於絳州，北墨北紙，極有精彩，比《淳化本》又高二字。陳繹曾云：骨法清勁，足正王著肉勝之失，豈但如昔人以《絳》爲《淳化》嫡子乎！後入晉王府不易得矣。

潭帖

《淳化帖》頒行，潭州摹刻一本，與《絳帖》雁行。宋慶曆間長沙僧希白重摹本亦佳，紹興間第三次重摹者，失其真矣。元陳繹曾云：希白摹刻《潭帖》，風韻和雅，血肉停勻，但形勢俱圓，頗之峭健之氣。石在潭之郡齋。

黔帖

《黔江帖》，北宋秦子明者，爲長沙副將，買石令郡人湯正臣父子重摹僧寶月所翻《閣本法帖》。世所稱《潭帖》者，載歸壁之黔江紹聖院者。此本字情墨法的係宋搨之佳者，但以曹陶齋《譜系》考之，多有參互處。

汝帖

《汝州帖》，廼摘諸帖中字牽合爲之，每卷後有汝州印，後爲重摹之，謂之《蘭亭帖》。其石不佳，弇州以王穉輔道守汝州因徧搜諸碑帖，篆、分、隸、草而節取之，自皇頡、夏禹以至錢忠懿、郭忠恕，得十二卷，其所留《淳化》亦不過十之一二。自謂甚博而甚精，而不知其所得者多虎賁、重儷之類耳。且自以險急偏傾之勢發之，石理粗而刻工拙，所謂鮑老當場郎當舞袖者耶？第其刻在汝，大類社之樗，今尚可搨也。方衆甫《汝誌》以汝舊有望嵩樓，樓四壁皆帖石含嵌，輜軒至，輒搨以攜去，人患苦之。後因樓燬，有司乘此瘞之馬廐者積數十年，迷不知所向矣。成化中，廐既光怪，馬數夜驚，察之是錮帖處，因掘出洗刷，置州吏舍。是帖竟不知誰何人所拓也，蓋《閣帖》自《潭》、《絳》下，摹刻極多，即宜備一種，如關漢卿、高則誠雜劇，不妨諸優各自般演。

鼎帖 董其昌跋見前。

凡二十二卷，紹興廿一年通判趙子濬刻。

武崗帖

武崗、武陵帖皆淳化之冢嫡。世不多見，今遂至二十卷，實爲奇絕。刻搨婉峭，時有勝於《淳化》者，不可爲耳食人道也。其昌。

余見千金帖後，又見顧研山秋壑閣帖，又《潭帖》、《鼎帖》、《星鳳帖》。獨晚年獲見《武崗帖》，皆諸帖所未經刻者，即刻者姿態翾瘦，真異本也。仲醇。

臨江二王帖

晉二王帖，右軍上、中二卷，大令一卷，前爲二像，扶持者各一，蓋宋臨江石刻也。黃伯思謂《淳化閣帖》多贋本，唯《十七日》等帖後有文皇勅字一卷最佳。此本則汰去閣之僞者，而博收諸藏真蹟名刻，命好手雙鉤上石，掩映斐亶，劇有生氣，爲書家一代冠冕。是帙，故弇州物也，澄心堂紙，李廷珪墨，標之曰：「宋搨第一」。崇禎辛未中秋日，歙友黃規仁持來，獲觀東雅堂。

臨江戲魚堂帖

宋元祐間，劉次莊以《淳化閣帖》十卷，摹刻於臨江，除去卷尾篆題，而增釋文在《潭帖》之次。陳繹曾云：此帖在

《淳化》翻刻中，頗爲有骨格者，淡墨搨尤佳。

星鳳樓帖

宋尚書趙彥約刻於南康，雖衆刻重摹，而精善不苟。陳繹曾云：是帖南宋曹士冕摹刻，工緻有餘清而不穠，亞於《太清樓續帖》。

甲秀堂帖

曹昭明以此帖五卷爲廬江李氏刻，前有王顏書，多諸帖未見，後有宋人書，亦多未見，乃王元美以爲廬陵山陳氏刻。近多模本，其真者頗淳雅可愛。蔡中郎《九疑山碑》雖見《宣和書譜》，而行筆絕類開元《孝經》，陳思王詩及《鷓鴣賦》亦然。黃伯思辨其爲李懷琳贋本，極可據也。唯眉山、豫章、襄陽諸尺牘，奕奕有姿態耳。尚有《雪溪堂帖》爲王庭筠所刻，《寶晉齋帖》爲曹日新所刻。

東書堂帖

周憲王爲世子時，手摹上石，大約以《淳化》爲主，而《秘閣續帖》亦時有刪取。至宋太宗以後，蘇、黃、米、蔡諸家，勝國虞、趙、鮮于跡，皆與焉，亦嘗進御。憲王臨池之力雖精，惜天資少遜，故粉澤有餘，膚理不足。蓋摹筆使古人之跡，屈而從手，必雙鉤廓填，始可免此病也。

寶賢堂集古法帖

晉靖王爲世子時，以《閣帖》、《絳帖》、《大觀》、《寶晉》爲主，而益以邸中所藏宋元及明人墨蹟，摹勒上石。於行款、次第，頗不俗。第石理既粗，而摹刻搨三手俱不稱，以此在諸帖下。當孝廟時，嘗進御，親爲手書褒美之，其所自敘頗夸詡墨蹟之盛，而所見寥寥乃爾也。

真賞齋帖

帖三卷第一爲鍾太傅《薦季直表》。初在相城沈啟南所，李伯、吳原博俱定爲真蹟，後歸華氏第，唐以來落何人手，不入天府及寶泉《賦述》，肩吾懷瓘《品》、《斷》中。又卷首有米芾印，芾自言生覩真蹟，自晉而止，無漢魏者。《寶章》、《待詔》諸錄亦不言太傅，此爲妄益無疑。結體雖與《宣示》、《墓田》少異，余嘗評之小法，少六楷法，少四要，非二王以下人手。第二，右軍《袁生帖》妙甚，徽宗時進御者。第三，唐人摹王方慶進先世書，凡二十八人，其存者，僅此內右軍二帖。有篆籀隸分法，黯淡古雅，出蹊徑之外，餘帖雖有剛柔，擲磔之異，種種可翫。沈啟南嘗從華氏乞得，令文徵仲雙鉤復刻，停雲館中此華氏本也，摹本既精搨，書亦佳，爲爾時法書墨本第一，留山房中。歸耕作勞假以散力。世貞。

此即唐人所進《萬歲通天帖》，而首益以鍾書耳。項孟璜家唐摹本，即張句曲所嘆賞，以爲不見唐摹不足以言知書者。清士篋中不多，得妙蹟，遇拓本，善者即應作難遭想矣，況此石已灾倍，宜珍襲。日華。

文氏停雲館帖十跋

第一卷，晉唐小楷，自右軍《黃庭》至子敬《洛神》，雖極摹搨之工，然不離文氏，故步虞永興《破邪論敘》，規倣《曹娥

碑》，神明不足，率更《心經》、《陀羅尼咒》雖用筆甚勁，而結法小圓，似不類碑石。存者《陰符經》真草兩帖，俱有小法。顏書《麻姑壇》不如舊本拙而存古意。歐陽永叔謂魯公無此筆，非也，此是《東方朔家廟碑》縮小者。《度人護心經》如匹銅雀遺瓦，令人寶愛，豈惟翰墨已耶？

第二卷，唐人雙鉤，王方慶所進真蹟，後有岳珂、張雨諸跋。右軍二帖，無上神品，大令光祿并餘蹟，縱橫妙境，雖再經摹勒，回睇一閱，諸蹟喪氣。李懷琳僞叔夜書，見諸書苑甚詳。此君精能之極，幾於悟解，胸次不甚高，故小乏風骨耳。後湯、文二跋，亦詳縟可喜。

第三卷，顏魯公《祭侄文》有天真爛漫之趣，行押之妙，一至於此，意此草稿耳，所謂無待而工者，忠義真至之痛，鬱浹波磔間，千古不泯。陳深、陳繹曾、文徵明三跋，亦該洽稱是。朱巨川《告》、徐國柱《流》，吏楷耳。懷素《千文》作小行草，號千金帖，貴在藏鋒，而少飛動之勢。林藻《郭郎帖》古雅殊勝，非後人可及。楊少師《神仙起居法》，後有米友仁、商挺留、夢炎諸跋，山谷極推重之，至目以散僧入聖。昔人云張茂先吾所不解，余於少師亦云。

第四卷，宋名人書。李建中，宋初第一手，蘇、黃諸公起，乃稍稍弇之，書家者流譏其庸拙，此行筆可見。杜祁公行草，僅免俗耳，而耳觀相與至黃裳、陳暘跋，如小兒塗鴉，胡重也。永叔鄉社老人，動止供笑，乃頗自矜許，豈獨知人難哉！文潞公乃無論結構，亦老逸可念。王荊公本無所解，而山谷、海嶽爭媚之，何也？中間僅一二紛披老筆，蔡君謨二紙差強人意，然多圍圉未暢。坡公語老共四紙，雖結法小異，而俱能於形勢之外，取態穎叟存故事耳。惟顛米九帖煜煜，光彩射人。趙氏法書當以此帖第一，其與人札云：「張旭俗子，變亂古法，高閑而下，但可懸之酒肆。後人評米書，仲由未見孔子時氣象，亦略相當人，苦不自知耳。」

第五卷，蘇才翁、子美各一紙。宋人謂才翁書法妙天下，則不敢信，比之子美較老蒼耳。子美亦自有字，學范希文、司馬君，實如召伯之甘棠，不以書馮也。當世范忠宣亦然，林君復有書名，而此不稱，此外如少游參寥，薛道祖、范文穆、

姜堯章、李元中皆有可觀。文穆，南宋人，誤真此中。

第六卷爲南宋名人書。如于定國、錢穆父、賀方回、陳簡齋，皆元祐政和間人，文氏誤耳。米敷文陸秘監之奇逸，張于湖之調暢，韓子蒼、定國、方回之老健，虞雍公之儼雅，皆有可采者。張即之大擅臨池，惡札之驪垂，此行押差未敗者耳。朱紫陽、張敬夫、文信國，儒林國禎，千秋尚新，豈在書乎！葉少蘊筆不佳，嘗仕顯矣，好構撰，其人才亦下中。

第七卷爲元名人書。鄧文原二札，皆有清秀之色，昔人評鮮于太常如漁陽健兒，姿體充偉而少韻度，此札殊有米顛糾糾風骨。必仁：亦瀟灑可念。虞仁壽札似傷佻，康里巎評者謂其雄劍倚天，長虹駕海，不無曲筆，又謂如鶯雛出巢，神彩可愛，頡頏未熟，末語得之。巎又言吳興日可作萬字，儂可三萬字，恐無此理。趙彥徵、周景遠，吳興之優孟；揭曼卿碩伯防，陳敬初之魯衛，他如胡長孺、袁清容、饒介之、張貞居、王叔明，不無一二佳者，要亦偶然之合耳。倪元鎮筆如風女兒，襍褻長袖，豈爲丹青所攜借耶，以俟鑒者。

第八卷爲吳興趙文敏書。行草尺牘若干首，迥媚清麗，妙有晉人風度。小楷《常清淨經》、《千字文》各一篇，精工之極妙，逼《黃庭》、《洛神》，唯凡骨未盡換耳。昔人謂之儀鳳冲霄，祥雲捧日，又云上下五百年，縱橫一萬里，舉無其敵，真知言哉。

第九卷宋承旨濂、舍人璫各一紙。《書述》稱宋氏父子不失邯鄲，覺舍人小縱耳。承旨翩翩有顏、米筆。詹孟舉敘字小楷可謂精能。宋克章草書於彼法中太儼露，未是合作，然已足壓卷。解學士似爲銜槩所苦，未甚馳驟，然跪足差少，禎期舉舉出藍之能。沈學士一頌一札，清婉流媚，故是當家，然與詹生俱淘洗宿習未盡，《書述》謂沈大理毬鞠少年，危帽輕衫，然哉？徐武功是米書之儼浮者，馬刑部是米書之病狂者，劉西臺是吳興之局促者。李少卿愛寫此疏，是其得意事，故出得意筆，有純綿裹鐵之狀。張汝弼以小故佳耳，再一展便不足言。

第十卷爲祝京兆允明書《古詩十九首》、《秋風辭》、《榜枻歌》，嘗從文嘉所見真蹟，清圓秀潤，天真爛然，大令以還